Academic Press of the USA Inc.
美國學術出版社

漢學 Sinology 4 (2021)

ISSN 2833-1516, Online 2833-1540 ISBN: 9781682025246
馬維行 (M. Woesler) 主編

歐洲大學出版社

漢學 Sinology 4 (2021)

《漢學》由世界漢學研究會(http://china-studies.com)於2018年創辦，收錄有關中國古代、近代、現代和當代大中華地區歷史、經濟、文化和社會文章、不定期論文、評論文章、書評等，以及其他中文期刊和專著的論文摘要。本期刊為歐盟和其他歐洲國家的學者提供了一個專門的學術交流論壇。我們歡迎各地學者(包括博士研究生)的來稿。

Hanxue / Sinology is a double blind peer reviewed annual journal in Chinese on traditional, modern and contemporary China, featuring research results from the Humanities including Social Sciences, Cultural Studies, Letters, Philosophy, History, Law, Economy etc. It offers a forum especially for scholars from sinophone countries, regions and communities. We welcome contributions based on independent research by scholars, including PhD candidates, from anywhere. Publisher: New Castle: Academic Press of the USA, Editor: Martin Woesler.

《漢學》文章經過專家審閱，每年出版一期。

期刊網站是：

http://universitypress.eu/en/journals.php.

本刊已加入以下引文索引： Publons、Index Copernicus、ROAD、Citefactor、Academic Research Index (ResearchBib)、Scientific Indexing Service 等

《漢學》是中國湖南師範大學外語學院的中文學術期刊。編輯部：湖南師大外院國際漢學中心。

出版社、印刷、發行：美國學術出版社，美國19801 特拉華州紐卡斯爾縣威爾明頓市 1007 N Orange St 4th floor suite #96, Wilmington, New Castle, Delaware 19801, USA.

美國：該雜志由美國學術出版社在美國印刷出版，可通過 ap@e-texts.org或亞馬遜網站直接從出版社購買。

歐洲：該期刊由歐洲大學出版社在歐洲印刷和出版，可以通過 info@universitypress.eu 或 Amazon.de 直接從出版社購買。

主編：吳漢汀

郵箱: journal@china-studies.com
ISSN 2833-1516, Online ISSN 2833-1540
ISBN 978-1-68202-524-6, ASIN

每篇文章都有 DOI, 例如：DOI:10.12906/9781682025246_00X, X 表示期刊的部分，比如 X 是 1 表示封面、版權頁、目錄，2 表示第一篇文章。3 表示第二篇文章，以此類推。訂購 order@china-studies.com

製作編輯：黃淵基，漢學編輯：朱立蓥

個人和機構訂閱費用（含國內外郵寄費）：

紙質版 49 歐元/年（不含特刊）

電子和紙質版 99 歐元/年（含特刊）

特刊 49 歐元/期

大學校內網入口許可 (IP 域名範圍)398 歐元

有關每期目錄信息，請參閱美國國會圖書館內記錄：

http://journal.china-studies.com

http://universitypress.eu/en/journals.php

來稿須知

請在 Microsoft Word 或 Open Office 中按照期刊的格式編寫論文，並提交至 journal@china-studies.com。

《漢學》期刊投稿文章格式詳述：

1. 字體和行距

文章應選用 A5 版面，頁邊距為上下左右各2cm。文章標題中文應採用 20 號加粗宋體，英文應採用 20 號 Times New Roman 加粗字體，中文英文標題分兩行寫出，並居中顯示，前後空一行；副標題中文應採用四號加粗宋體，英文應採用四號 Times New Roman 加粗字體，中文英文標題分兩行寫出，並居中顯示，前後空一行；作者名字，所在大學，所在國家或地區這一資訊應採用五號宋體，並居中顯示。

文章摘要部分："摘要"二字應採用五號加粗宋體，左對齊，摘要內容應採用五號宋體，寫在"摘要："二字下一行，中文摘要需 300 字左右。英文摘要中，"Abstract" 這一單詞應採用五號 Times New Roman 加粗字體，左對齊，英文摘要內容應採用五號 Times New Roman 字體，寫在"Abstract:"下一行，英文摘要需 250 詞左右。

正文部分：一級標題應採用四號加粗宋體，二級標題應採用小四號加粗宋體，上方空一行，三級標題應採用小四號宋體，其他正文內容中，中文應採用小四號宋體，英文應採用小四號 Times New Roman 字體，首行縮進 2 字符，行距統一為：多倍行距 1.2 倍。註腳部分：中文應採用五號宋體，英文應採用五號 Times New Roman 字體。

2. 文中引文以及註腳

當正文中出現長引文時，應單獨引用，採用五號楷體，前後空出一段，每行縮進 4 字符。在引文最後應當用括弧標明作者名字，年份及頁碼，不同項間用英文逗號以及英文空格銜接。

請將作者相關研究方向，聯繫方式，是否為基金專案論文等資訊作為註腳於封面頁標明，如論文為基金專案下論文，請按照"基金專案：專案名稱或編號"格式在註腳寫明，註腳部分只需要注明需要解釋的信息，無需將參考文獻添加在註腳部分。

3.參考文獻

"參考文獻"四字應另起一頁，採用四號宋體，左對齊顯示，文獻按照英文首字母或拼音首字母排序，書籍以及期刊名應用斜體表示。參考文獻第一行左對齊，第二行應首字縮進 2 字符。

引用文獻為**書籍**應採用的格式：

姓名 Pinyin, 姓名 Pinyin. 年份. *書籍名* [英文翻譯]. 出版地[英文翻譯]：出版社[英文翻譯].

英文的書籍：

Last name, first name, and first name last name. Year. *Book Title* [中文翻譯]. Place[中文翻譯]: Publishing House[中文翻譯].

引用文獻為**期刊**應採用的格式：

姓名 Pinyin, 姓名 Pinyin. 年份. 文章名稱[英文翻譯]. *期刊名稱*[英文翻譯] 期數(卷數):頁碼（注：如無期數，則採用 卷數:頁碼的格式）

英文的期刊：

Last name, first name, and first name last name. Year. Paper Title [中文翻譯]. *Journal title* [中文翻譯] 期數(卷數):頁碼（注：如無期數，則採用 卷數:頁碼的格式）

倫理聲明

《倫理聲明》基於國際出版倫理委員會(COPE)於 2011 年起草的建議。

編輯義務

1. 中立。文章內容與作者的種族、性別、性取向、年齡、殘疾、宗教、民族、政治哲學無關。
2. 保密。所有手稿都應被視為機密文件。未經編輯允許，不得將它們展示給任何人。除了作者、審稿人之外，管理人員和編輯人員不應向任何人透露提交的稿件信息。
3. 資料披露及利益衝突。未經作者明確同意，編輯或審稿人不得在自己的研究中使用所提交稿件中未發表的數據。
4. 發表決定權。期刊編輯決定投稿文章的發表。編輯在編輯委員會政策的指導下，考慮有關誹謗、版權和剽竊的法律義務。編輯可以與編輯委員會的其他成員或審稿人共同做出決定。如果作者對委員會的決定有異議，編輯可以邀請兩位新的審稿人。

審稿人義務

1. 編輯權。審稿人協助編輯人員做出決定，也可能幫助作者提高稿件質量。
2. 延期和最後期限。當一名客座審稿人覺得自己沒有足夠的能力來評估文稿中提出的研究，或者如果他發現自己無法及時提供報告，必須立即通知編輯，以便預留時間聯繫其他審稿人。
3. 客觀、禮貌和尊重的標準。報告必須客觀。不允許針對作者的個人評論和批評或針對文本內容的傷害性言論。審稿人的觀點必須清晰，論據充分，並且尊重作者。
4. 引用文獻。審稿人必須找出作者未引用的出版物。任何此類表示都必須附有適當的評論。審稿人應提請編輯注意手稿和以前發表的數據之間的任何相似性和重疊。
5. 資料披露及利益衝突。通過匿名回復獲得的信息和想法是機密的，不應用於審稿人的個人利益。審稿人不應接受可能導致與作者產生競爭、合作或其他關係的利益衝突的稿件。

作者的義務

1. 信息的有效性。在提交出版的文章中包含的信息必須提出作者的研究結果，以及這些結果及其重要性的客觀討論。基礎數據必須正確顯示。欺詐性和故意不准確的信息是不道德且不可接受的。作者應該引用對研究有影響的出版物。
2. 創意和剽竊。作者必須確保所寫的是自己完全原創的研究，如果他們使用了其他人的書或文章，必須適當地標記出引用出處。
3. 一稿多投。作者不應向多個期刊(或書籍)提交同一篇稿件。在多個期刊上提交同一篇稿件是不道德且不可接受的。本雜志不接受除中文以外的其他語言發表的文章。在這種情況下，作者必須提供第一次出版的參考資料，並且不受原出版商的版權限制。
4. 文章作者。只有對相關研究做出重大貢獻的作者才被認為是作者。所有對研究做出貢獻的人必須出現在作者名單中。如果其他人參與了這個研究項目的某些方面，他們應在致謝中提到。第一作者必須確保所有合作作者(且只有合作作者)都包含在稿件作者名單中，合作作者已經看到並批准稿件的最終版本，且同意提交稿件。
5. 資料披露及利益衝突。所有作者如果有基金支持，必須標明。
6. 出版中的錯誤。如果作者在其出版物中發現了一個重要的錯誤或不准確之處，必須迅速通知編輯。

漢學 4(2021)1-6 ISSN 2833-1516 Sinology
DOI:10.12906/9781682025246_001

《漢學》第四卷（2021）
典籍 Classics

内容目錄 Contents

《孔丛子·诘墨》成篇问题刍议————伍亭因 7
Discussion on the Composition of Kongcongzi: Jiemo (Kongcongzi Criticizing Mozi). Wu Tingyin DOI:10.12906/9781682025246_002

敦煌写本《新修本草》残卷研究————王国巍 35
Study on the Fragments of the Dunhuang Manuscript “Newly Revised Materia Medica”. Wang Guowei.
DOI:10.12906/9781682025246_003

南人北学陆陇其————梁世和 51
Lu Longqi - A Southerner Who Studied the Northern Tradition. Liang Shihe. DOI:10.12906/9781682025246_004

《勵忠節鈔》引《世說新語》考論————黃啟深 75
A Study of *Shishuo Xinyu* with Reference to *Lizhongjiechao*.
Huang Qishen. DOI:10.12906/9781682025246_005

唐大中初年道教瑞应与国家政治的互动 —— 以唐大中二年饶州开元观神秘移址事件为例————周能俊 107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Taoist Divination and National Politics in the Early Dazhong Period of the Tang Dynasty —— The Example of the Mysterious Relocation of Kaiyuanguan in Raozhou in the Dazhong Second Year of Tang Dynasty. Zhou Nengjun. DOI:10.12906/9781682025246_006

漢學 4(2021)77-108 ISSN 2833-1516 Sinology
DOI:10.12906/9781682025246_005

《勵忠節鈔》引《世說新語》考論

A Study of *Shishuo Xinyu* with Reference to *Lizhongjiechao*

黃啟深[76], 香港中文大學中國語言及文學系, 中国香港
Huang Qishen,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Hong Kong SAR

摘要

《世說新語》於唐宋之際卷帙舛亂，脫落嚴重。南宋紹興八年，董弅據晏殊自校本刪訂諸本《世說》，都三卷三十六篇，為後世通行版本。董氏雖有整理《世說》之功，卻對原書多有刪削，亦使宋代以往本子之舊貌隱於後世。前彥嘗據日本神田家藏唐殘卷《世說》及唐宋類書所引《世說》比覈今本，考證古今本之差異，成果甚豐。另外，民國以來學者從類書、古書注中輯出《世說》佚文，亦得見《世說》古貌之一端。

《勵忠節鈔》為初唐類書，元代以後於中土散佚，有賴敦煌藏經洞保存部分寫卷，方得重見於世。是書引及四部文獻，存有不少

[76] 研究方向：

異文及佚文，文獻價值不容忽視。今考《勵》徵引《世說》四十多則，兼有正文及注文，較之宋本及唐宋類書所引《世說》，文辭頗有不同。此等材料，前人未嘗措意，不為無憾。本文以此發端，先梳理今存《世說》諸種版本之關係，論其優劣。繼而總結前人研究成果，論證今本《世說》曾經宋人刪訂。其後簡論《勵忠節鈔》成書概況，以知其材料古遠，引書珍貴。最後據《勵》所引《世說》校勘今本《世說》，俾見是書之文獻價值。

關鍵詞
《勵忠節鈔》、《世說新語》、版本、校勘

Abstract
From the Tang to Song Dynasty, the text of *Shishuo Xinyu* 世說新語 has severely corrupted. During the eighth year of Shaoxing Era of the Song Dynasty, Dongfen 董弅 re-edited different versions of *Shishuo Xinyu* into thirty six chapters in three volumes, making it a common version in later ages. However, his bold simplifications significantly changed the original text while hindering the other versions from being passed onto later generations. Thus, scholars have concentrated efforts on textual criticism, obtaining great achievements with reference to a remnant manuscript of *Shishuo Xinyu* in the Tang Dynasty collected by the Kanda Family 神田家, as well as traditional Lei-shus 類書 in the Tang-Song period. Besides, scholars since the Republican Era have sought to compile the lost text of *Shishuo Xinyu*, allowing us to catch a glimpse of the ancient version of the book.
Lizhongjiechao 勵忠節鈔 is a Lei-shu composed during the early Tang Dynasty. Once scattered after the Yuan Dynasty, it was eventually discovered in Mogao Cave 17 莫高窟藏經洞 of Dunhaung. This book is highly valued for its textual variants and lost articles. The author has tallied a total of over forty instances of *Lizhongjiechao* quoting the text

and annotation of *Shishuo Xinyu*. However, it has never been concerned by scholars even though the quotation of *Lizhongjiechao* differs from the previous versions in the Tang-Song period. Therefore, this paper would examine the citation materials of *Lizhongjiechao*. It first combs out the relationship and quality of different versions of *Shishuo Xinyu*, followed by the argument that the current version of the book has been tremendously modified by the scholars in the Song Dynasty. It then briefly introduces the background and compilation problem of *Lizhongjiechao*, and makes collation on *Shishuo Xinyu*, demonstrating the literature value of *Lizhongjiechao*.

Keywords
Lizhongjiechao, *Shishuo Xinyu*, editions, textual criticism

一、引言

《世說新語》，南朝宋劉義慶及其幕下文士合撰之筆記小說，敬胤、劉孝標曾為之作注，今僅存劉注。唐世以前，史志著錄《世說》有八卷、十卷之別。宋人汪藻《世說敘錄》云：「以余考之，隋、唐《志》皆云《世說》八卷，劉孝標注《續》皆十卷，而〈義慶傳〉稱十卷，則《世說》本書卷第莫得而考。於孝標注中，時有稱劉義慶《世說》云云者，則今十卷，或二書合而為一，非義慶本書然也。」今日學界一般相信劉義慶原書為八卷本，劉孝標《世說》注為十卷本。是書至唐宋之際，卷帙散落脫誤嚴重。南宋紹興八年（1138），董弅據晏殊手校本刪定《世說》為三卷三十六篇，此本為後世通行版本。董氏雖有整理《世說》之功，卻對原書刪削頗多，亦使宋代以往本子之舊貌湮沒

無聞。前人據日本神田家藏唐殘卷《世說》及唐宋類書所引《世說》比覈今本，考證古今本《世說》於卷數、門目、正文、注釋等方面之差異。另外，民國以來學者從類書、古書注中輯出《世說》佚文，以期一窺《世說》之古貌。

《勵忠節鈔》為初唐類書，引及四部文獻，存有不少異文及佚文。《勵》今為殘本，其中徵引《世說》四十多則，兼及正文及注文，較之宋本及唐宋類書所引《世說》，文辭頗有不同。此等材料，前人未嘗措意，不為無憾。本文以此發端，先梳理今存《世說》諸種版本之關係，明其優劣。繼而總結前人研究成果，論證今本《世說》曾經宋人刪訂之實。及後簡論《勵忠節鈔》成書概況，以見其年代之古遠、材料之罕貴。最後以《勵》所引《世說》，分類校勘今本《世說》。是篇之撰，既為發明《勵》之文獻價值，亦為管窺唐見本《世說》之舊貌。

二、《世說新語》版本述略

今存《世說》最早本子，乃日本神田家舊藏唐代寫本殘卷，1915年由羅振玉影印出版。此卷殘存第十門〈規箴〉第四則「孫休好射雉」至終則、第十一門〈捷悟〉、第十二門〈夙惠〉、第十三門〈豪爽〉，計存四篇五十一則內容。唐寫本與今本《世說》頗有異文，自足珍視。如〈規箴〉第十則劉孝標注引《管輅別傳》多出今本七十餘字，正可補今本之闕。可惜原卷不全，唐見本《世說》之貌只能略

見一端。

有宋一代，《世說新語》卷帙紛亂，脫誤嚴重。南宋紹興八年董弅據晏殊自校本刪訂，釐為三卷，並附汪藻《世說敘錄》二卷，包括《考異》及《人名譜》各一卷，為後世通行版本。宋元以降，是書幾經整理增補，亦有學者校訂批點，版本甚眾。考其要者，有陸游淳熙十五年據董本翻刻之《世說》，分每卷為上、下二卷，釐為六卷本。明代袁褧據陸游本重雕，是為嘉趣堂本，《四庫全書》所收《世說》即此。後周心如於道光八年據袁本翻刻，校訂原書訛誤，是為紛欣閣本。光緒十七年，王先謙據紛欣閣本刻思賢講舍刻本，訂正宋明刻本錯訛，校勘精審，於有清一代最為善本。

三、今本《世說》經宋人刪訂

今日諸種重要版本之《世說新語》，都為三卷三十六篇本，其篇制主要據董弅校本訂正而來。部分版本所載卷數不同，然內容亦不出董氏刊本。舉例而言，明陳第《世善堂書目》諸子百家類著錄《世說新語》十卷，王先謙考證云：「《世說》自《直齋書錄》以三卷本著錄，自後各藏書家所載宋刻皆同此。稱十卷，蓋其後人博儲藏之名，虛設此目。」其論是也。然而，《世說》在宋代版本紛陳，卷數篇次各有差異。汪藻《世說敘錄》著錄《世說》有晁文元本、錢文僖本、晏元獻本、王仲至本、黃魯直本、章氏本、

舅氏本、李氏本、邵氏本、顏氏本、張氏本等，另汪氏又得宋陳扶本及梁激東卿本參校，諸槧總計不下十餘種。董弅與汪藻時代相約，上述諸本，董氏縱未必皆及寓目，然其可見之版本應與汪氏相類近。董氏刪訂《世說》，致令《世說》面貌為之大變。其刊《世說》跋云：「《世說》三十六篇，世所傳釐為十卷，或作四十五篇，而末卷但重出前九卷中所載。余家舊本盡得之王原叔家，後得晏元獻公手自校本，盡去重複，其注亦小加剪截，最為善本。」董氏整理《世說》以後，宋代以前本子逐漸散佚於世。楊勇謂「趙宋之初，雖有晏殊、董弅為之校理，而億度筆削，有損原書勝情」，其言不謬。

前彥比覈唐宋時期流傳之《世說》，發現宋本在卷帙門目、正文注釋兩方面，皆與古本有異，今略舉其要明之。先論卷帙門目方面。汪藻《敘錄》載錄《世說》有兩卷本、三卷本、八卷本、十卷本、十一卷本之別，諸本分篇，有與今本相同之三十六篇本，亦有三十八篇本及三十九篇本，二本篇目多出今本。《世說》諸本卷次數量、篇目門類紛繁，僅據今本未足窺測其貌。

次為正文、注文問題。上引董弅《世說》跋云「得晏元獻公手自校本，盡去重複」，可知早於董氏之先，晏殊已曾校正《世說》。史籍雖無此事之明確記載，然可推想晏殊當已曾增刪《世說》原文，而董氏踵繼之。前人執唐寫本殘卷、唐宋類書引本、宋以後刊本《世說》比對今本《世

說》，考證宋人確曾刪削《世說》原文，又將時人文辭羼雜其中。楊勇《世說新語校箋》卷前有〈《世說》成書及其改刪之跡〉一文，凡舉《世說》書中要例七則，證見宋人改削之跡。范子燁據古殘卷、宋本及袁褧本《世說》，較之唐宋諸類書所引《世說》，考察宋人增改、刪削原書六種原因，條分縷析，舉證詳盡。李建華集中討論劉孝標注，藉比勘唐寫本殘卷及董弅刻本，指出後者竄改《世說》之注，又妄為增加注文，甚有發見。準以上諸家所考，宋本《世說》誠非舊貌，殆無疑義。

四、《勵忠節鈔》校勘《世說新語》舉證

（一）《勵忠節鈔》簡論

敦煌出土了為數不少的類書，《勵忠節鈔》即為其中重要的一部。是書歷來著錄甚罕，最早見於《宋史．藝文志》。《宋志》載：「魏玄成（案：即魏徵）《勵忠節》四卷。」又載：「王伯璵《勵忠節鈔》十卷。」《勵》之撰者王伯璵生平已不可考，其書較魏徵書多一「鈔」字，卷數較多，應為王氏在《勵忠節》一書的基礎上，增廣編纂而成。王三慶云：「兩書關係或有兩種情況的可能，一種是《勵忠節鈔》乃節鈔《勵忠節》之書而成，另一種情況則是據《勵忠節》加以鈔撮增編。從卷數增多情況，後者的可能性較大。」其論是也。

《勵忠節鈔》今存十五個卷號，殘剩三卷三十七部。

書中引有《臣軌》內容。《臣軌》成書於公元 675 至公元 680 年之間，則《勵》成書當在其後。另外，《勵》部分卷子規避唐睿宗李旦名諱，不避玄宗之諱，其成書年代當不早於李旦登基之年，不晚於玄宗在位之世。李旦曾兩度登基，第一次為公元 684 年，第二次為公元 710 年。玄宗則在公元 712 年踐祚。據此，《勵》成書當於公元 684 年至 712 年之間。《勵》雖於唐代成書，卻不見唐宋書志著錄，固可能因唐宋時人失載，或二書曾經散佚所致。然而，從《勵》散佚於中土而重現於敦煌一點看來，二書可能於編成後不久即傳入敦煌地區，而皇室並無存本，故史志未及著錄，亦無稱引。至於何故失傳數百年後，復見於元代書志，則已難窺測。逮至元末清初，《勵》又迅即散亡，直至敦煌藏經洞發掘以來，才可重見是書面目之鱗爪。

隋唐幾部大型類書，成書或早於《勵忠節鈔》，或與之相約，可惜迄今可見之最早本子，多為宋本，其世已距成書百多至數百年。古籍經過歷代傳抄，錯訛脫誤孳生，自不待言。《勵》今存寫卷為唐抄本，由歸義軍帶入敦煌地區，至十一、十二世紀藏洞窟封洞以後，便不曾遘遇後人增刪改動，故其文獻價值允不亞於傳世類書。

（二）《勵忠節鈔》校勘《世說新語》例

有鑒今本《世說》竄誤迭見，前人即據唐殘卷、唐宋類書為之校勘。程炎震、余嘉錫、徐震堮、王叔岷、楊勇等研究校訂《世說》，莫不利用此等材料。又民國以來學者

從類書、古書注中輯出《世說》佚文，如葉德輝從《初學記》、《北堂書鈔》、《藝文類聚》、《文選注》、《太平御覽》、《太平廣記》、《事類賦》等典籍輯得《世說》佚文八十三則；日人古田敬一在葉氏所輯之外，復多輯五十四則，計有佚文一百三十七則；王利器有見葉氏輯本「仍有沉而未鉤者，或有語焉不詳者」，又輯佚文四十則；范子燁從《永樂大典》殘卷又輯得九則。此等輯本雖為片麟半爪，亦有助一窺《世說》之古貌。

除傳統類書外，今考《勵忠節鈔》亦引有《世說新語》之內容，總計四十多則，兼有正文與注文，一例不出書名，內容遍及〈德行〉、〈言語〉、〈文學〉、〈方正〉、〈雅量〉、〈識鑒〉、〈賞譽〉、〈品藻〉、〈規箴〉、〈容止〉、〈賢媛〉、〈假譎〉、〈黜免〉等十三篇，以往研治《世說》諸家未嘗措意。《勵》引本《世說》，文字與宋本頗有不同，即與唐宋類書比勘，亦偶有異文。詳考此等材料，當可稍見唐見本《世說》之舊貌。以下臚列《勵》引《世說》，逐條校正今本《世說》，俾見《勵》之文獻價值。今據董弁刊紹興本《世說》為底本，其餘善本，亦間有取用。至若唐寫本殘卷，其與《勵》互見之文只有〈規箴〉9 一條，難以參校，茲且不用。其他典籍，一律隨文出注。

1. 異文例

例一：29004 則

《世說》：蔡伯喈評之曰：「陳仲舉彊於犯上，李元禮嚴於攝下。犯上難，

《勵》：蔡邕云：「仲舉強於犯上，元禮長於接下。犯上為難，

《世說》：攝下易。」
《勵》：接下為易。」

案：《世說．品藻》是則載蔡邕品評陳蕃、李膺二人，並對比二人所為。「嚴於攝下」、「攝下易」，《勵》作「長於接下」、「接下為易」。「攝下」謂統領下屬，「接下」則謂與部下交接相處，細繹二者，側重不同，義皆可通，不宜徑以某本為是。「嚴於攝下」，《太平廣記》卷一百六十九、《天中記》卷二十七引並同，《長短經》卷三、《太平御覽》卷四百四十七載為「長於接下」。《長短經》為唐人趙蕤所編，時代較早，今《勵》與此同，或可證作「接下」者較為早出，為唐見本《世說》之貌。

例二：35015 則

《世說》：劉尹道桓公：「鬢如反猬皮，眉如紫石稜。」
《晉書》：悅嘗稱之曰：「溫眼如紫石棱，鬢作蝟毛磔。」
《勵》：目桓溫云：「溫眉如紫石棱，鬢如蝟毛磔。」

案：《勵》「磔」字蓋為「磔」字之誤，當據《晉書》改。此則既見於《世說．容止》，亦見於《晉書．桓溫列傳》。《勵》引雖與《晉書》較近，然《勵》三十五人物部自 35001 至 35016 則引自《世說》，其中 35010 至 35014 則皆

出自〈容止〉篇。另外，《勵》所引「目」字，乃《世說》品評人物之常用字。今疑此則出於《世說》而非《晉書》。

《晉書》之「悛」指東晉劉悛，悛曾出為丹陽尹，故《世說》稱之「劉尹」，二書所載說話者為同一人。《世說》所謂「反猬皮」，殊為難解，古注鮮有及之，頗值得探討。今人李自修、張萬起、劉尚慈等注此句時，但引《晉書》上述文字，無加考證，而白話徑直翻譯為「反蝟皮」，實未能解。曲建文、陳樺注曰：「反蝟皮：指鬢毛粗硬不順，如刺蝟皮反轉，倒長著。」按常理推想，刺蝟皮反轉當不可見蝟毛，以此形容桓溫鬢毛如戟，頗為不妥。所謂蝟皮倒長，注者實察知劉悛之比喻重於蝟毛而非蝟皮，然謂蝟毛倒長尚可，蝟皮倒長則於理不通。楊勇注云：「又『反蝟毛』，宋本作『反蝟皮』，非。今依《御覽》改。按反猬毛，即倒猬毛也。如猬鼠毛反倒之錯亂也。」亦認為以猬毛為喻方合。然猬鼠毛刺本多而雜亂，若原文意謂桓溫鬢如猬毛之錯亂，則似無必要下一「反」字。《勵》引《世說》作「鬢如蝟毛磔」，「磔」為「磔」字之誤，當改之。「磔」有「張」、「裂」之義，「鬢如蝟毛磔」，即鬢髮如蝟毛張開，或如蝟皮張裂，極言桓溫粗獷威厲之貌，義較今本為順，疑古本《世說》文如是。又，《晉書》多有取用《世說》材料，此則應據當時所見《世說》迻錄，先言眉，後言鬚，《勵》次序與之同，而今本《世說》反與之異。《晉書》語序或存《世說》古貌，《勵》可資一證。

2. 佚文例

《勵》引《世說》有溢出今本之文。《勵》時代較今本《世說》早，且只有一則文字與唐殘卷互見，未必可用後世文獻比勘，故其溢出之文，或為古本佚文，亦或為抄者增刪之文，宜慎加鑒別。雖然如此，《勵》所引佚文部分見於後世編纂之類書，可證其來有自，非皆為抄者所撰。下分兩部分舉證，先舉《勵》不見於他本之《世說》佚文，以存其貌；復舉可以他本互參之佚文，以見《勵》之價值：

2.1 文辭不見於他本之例

例一：16011 則

《世說》：宣潔行廉約，韓豫章遺絹百匹，不受。減五十匹，

《勵》：范宣以潔行廉約，韓豫章重其德行，遺絹百匹，不受。減五十匹，

《世說》：復不受。如是減半，遂至一匹，既終不受。韓後與范同載，

《勵》：又不受。如是減半，遂至一匹，終不受。韓後與范同車行，

《世說》：就車中裂二丈與范，云：「人寧可使婦無幃邪？」

《勵》：遂裂二丈與范。

《世說》：范笑而受之。

《勵》：范云：「乍可體赤露恩，財終不可取，取易而報難。」

《世說》：
《勵》：韓竟不能屈其志。

案：《世說》有「人寧可使婦無嶌邪」之語，《勵》無之，或《勵》之撰者見而刪之，未可說定。《勵》多出「重其德行」四字，似較義貫理順。是則關鍵在於韓康伯裂車中帛贈范宣後，范宣受之與否。今本《世說》謂「范笑而受之」，《太平御覽》卷四百二十六、六百九十六、八百一十七、《海錄碎事》卷十二、《錦繡萬花谷》後集卷二十、《事文類聚》續集卷二十一、《天中記》卷二十七、卷四十九等諸書所引，文詞或不盡同，唯一例載范宣受布。《勵》所載不但文詞全異，且結局截然相反，撰者其時所見《世說》若與今本文字近同，當無如此改易之理，此或存《世說》之古貌。又，此則出於〈德行〉第一，是篇載魏晉時人之事以見其令德。據《勵》所載，范宣先三拒韓遺絹之恩，終亦不受車中所裂布帛。〈德行〉篇亦有大意相近之事，第21則載王戎父王渾死，其父舊部「致賻數百萬」用資治喪，「戎悉不受」。《勵》較之今本《世說》，似更能突顯范宣之德，更合〈德行〉篇條目之性質。

例二：18010則

《世說》：夏侯太初嘗倚柱作書。時大雨，霹靂破所倚柱，

衣服焦然，
《勵》：夏侯太初當倚柱作書。時暴雨，霹靂破所倚柱，衣服焦然而朽，

《世說》：神色無變，書亦如故。賓客左右，皆跌蕩不得住。
《勵》：神色不變，書仍如故。賓客左右，皆跌湯側立，太初書猶不廢，

《世說》：
《勵》：眾皆飲伏其神異也。

案：《勵》末二句，今本《世說》及唐宋類書所引皆無。《勵》「書猶不廢」與「書亦如故」意近，結句亦非關鍵，後人或為精簡而刪之。「書亦如故」一句，余嘉錫注云：「《山谷內集》注引作「讀書如故」。」今考諸書所引，二句皆有其例，又「倚柱作書」、「倚柱讀書」兩種版本，並有多書引及。二者於義亦通，宜皆存之。《勵》與《世說》及時代較早之《白氏六帖》引作「倚柱作書」，是古本如此，作「讀書」者蓋後人所改。又，《勵》溢出今本《世說》之二句言「太初書猶不廢」，「書」乃謂寫字云，復可證作「作書」者更為古貌。

例三：19012 則
《世說》：桓公入蜀，至三峽中，部伍中有得猿子者，其

母緣岸哀號，
《勵》：桓公入蜀，至三峽中，有得猿子者，其母孫下峰哀號，

《世說》：行百餘里不去，遂跳上船，至便即絕。破視其腹中，
《勵》：行百餘里不去，遂從岸跳來上船，至便即氣絕。破視其腸，

《世說》：腸皆寸寸斷。公聞之，怒，命黜其人。
《勵》：腸皆寸寸斷。桓公聞之，怒，決其所得猿子者，乃趁上岸，

《世說》：
《勵》：不與衣糧，步走數百里，以誡其不仁。

案：屈直敏云：「『緣岸』二字，原卷作『孫峰』，旁校改為『孫下峰』，文義不通，據引書改。」其說可從。《勵》「怒」後文句，今本《世說》及其他類書所引皆無。《搜神記》卷二十載及猿母腸斷之事，人物及情節與《世說》稍異，亦無與《勵》呼應之文。今本所載，但及桓公怒而黜免捕猿之人。《勵》云「決其所得猿子者，乃趁上岸」，決即訣，趁即逐，意謂桓公趕逐捕猿人上岸，實與《世說》「命黜其人」意近同。《勵》又記桓公不給予捕猿者衣物糧食，由其徒步百里。《勵》文義較詳，而懲戒捕猿人之細節，

似非抄者刻意所增，或為唐見本《世說》之舊。

例四：35007 則

《勵》：唐亮云：「吾小時在陶先生處，聽其言談，詞氣清遠，風神爽悟。每在宮闈，妄其寒暑。」

案：今本《世說》無此文，歷代類書亦不見引及。《勵》35001 至 35016 則皆引自《世說》，又 35001 至 35009 則均引自〈賞譽〉篇，疑此則亦出《世說．賞譽》。屈直敏認為「唐」當改為「庾」，「妄」應作「忘」，信而可從。此則載庾亮回憶陶侃為人之言。侃、亮二人於《晉書》有傳。考二人之關係，史載晉明帝崩，成帝繼位，「政事一決於亮」，而「侃不在顧命之列」，因而心懷怨懟，更懷疑亮纂改遺詔。未幾，亮見蘇峻平定王敦之亂有功，勢力日大，恐其作亂，遂召峻出為大司農，峻拒不受命。咸和二年（327）十月，峻舉兵反抗，次年攻陷京都建康。溫嶠推舉陶侃為盟主，與亮發兵反擊，咸和四年平定蘇峻之亂。《世說》載陶侃及庾亮之條目不少，然只有一則並及二人。〈假譎〉8 載：

> 陶公自上流來，赴蘇峻之難，令誅庾公。謂必戮庾，可以謝峻。庾欲奔竄，則不可；欲會，恐見執，進退無計。溫公勸庾詣陶，曰：「卿但遙拜，必無它。我為卿保之。」庾從溫言詣陶。至，便拜。陶自起止之，曰：「庾元規何緣拜陶士行？」畢，又降就下坐。陶又自要起同坐。坐定，庾乃引咎責躬，深相遜謝。陶不覺釋然。

此則正寫到蘇峻發難後，有輿論指禍患乃因庾亮而起，亮憂慮陶侃要誅殺自己。溫嶠勸亮親自訪侃，亮從之，見侃時溫言有禮，承認過錯，侃由是釋懷。史籍但載陶侃、庾亮為官時之事，其餘交往，無從可知。今據《勵》所記，亮年輕時曾聞得陶侃言談，對其丰采深感仰慕，或可補充史料。又據「宮闈」之謂推想，亮此語當說在入仕之後。永嘉（307-313）初年，晉元帝加為鎮東大將軍，辟庾亮為西曹掾，亮始入朝為官。《勵》所記載，當即亮某日聽聞陶侃言談，故謂「每在宮闈，忘其寒暑」，而言此之時，應在公元 307 年之後。

2.2 文辭見於後世類書之例

例一：32001 則

《勵》：

《御覽》：鍾毓兄弟警悟過人，每有嘲語，未嘗屈躓。毓語會：

《廣記》：晉鍾毓兄弟警悟過人，每嘲謔，未嘗困躓。嘗語會：

《勵》：鍾會、鍾繇兄弟盛飾，同在車上，

《御覽》：「聞安陵能作調，試共視之。」於是與弟盛飾共載，

《廣記》：「聞有女善調謔，往觀之。」於是盛飾共載，

《勵》：行至城西門，逢一女子微笑曰：「此車中央殊高。」
《御覽》：從東門至西門，一女子笑曰：「車中央殊高。」
《廣記》：行至西門，一女子笑曰：「車中央殊高。」

《勵》：二鍾都不覺。車後一門生曰：「何以被嘲不覺？」二鍾愕然。
《御覽》：二鍾都不覺。車後一門生云：「向已被嘲。」鍾愕然。
《廣記》：毓等初不覺，車後門生云：「向已被嘲。」鍾愕然。

《勵》：車後門生曰：「有女子笑公云：『中央殊高。』中央殊高者，
《御覽》：門生曰：「中央高者，
《廣記》：門生曰：「中央高，

《勵》：兩頭低　，戲公兄弟。」更不敢同車行，常恐逢此女子。
《御覽》：兩頭羝　。」毓兄弟多鬚，故以此調之。
《廣記》：兩頭低也。」蓋言羝也，兄弟多髯故云。

案：《世說》〈言語〉、〈文學〉、〈賞譽〉、〈賢媛〉、〈巧藝〉、〈方正〉、〈排調〉皆載及鍾毓兄弟事，然不見此條。《勵》與《太平御覽．人事部．十五》、《太平廣記．詼諧．一》

互見，《廣記》不出書名，《御覽》標明出於《世說》，可證《勵》引為《世說》文。《勵》既引及此，則知唐宋見本《世說》尚存此條。《廣記》與《御覽》由宋太宗下令編撰，分別成於公元 978 年及 983 年，紹興本《世說》刊成在其後，此則蓋由宋人刪去。

以下細論是則文字。先言《勵》當補足之處。「鍾繇」為「鍾毓」之誤，當據《廣記》、《御覽》改。《勵》載門生謂「中央高，兩頭低」乃「戲公兄弟」之語，鍾氏二人於其時或心領神會，然讀者讀此二語，實不知戲謔之意何在。《御覽》引此作「兩頭羝」，又補充因為兄弟多鬚，故可猜想「低」為「羝」之雙關語，是知女子嘲誚鍾氏二人狀貌似公羊。《廣記》引作「兩頭低也」，較《勵》多一「也」字，又補充「蓋言羝也，兄弟多髯故云」，意與《御覽》同。二書可補足《勵》文之意。

繼論《勵》溢出《御覽》、《廣記》之文。一，「二鍾愕然」之「二」字，《御覽》、《廣記》皆無。是則載門生告知鍾氏兄弟被嘲，《御覽》、《廣記》但云「鍾愕然」，若「鍾」指一人，無由不言其名，以明別所指。「愕然」主語按理應為二人，前謂「二鍾都不覺」，理與此同。《勵》「二」字不脫，於義較順，《御覽》、《廣記》當據改。

二，《勵》「有女子笑公云中央」八字，應有脫文，屈直敏於「中央」後補「殊高」二字，可從。鍾毓兄弟共坐

車上，不察聞女子之言，門生聽見，向二人轉述有女子出言嘲諷，復解釋嘲語之意。今《御覽》、《廣記》脫「有女子笑公云」之句，是鍾毓兄弟本不知有女子嘲笑自己，若門生直道「中央高，兩頭羝」之語，二人理應不明何事，故當從《勵》補上門生轉述之語，情節始為合理。

三，據《御覽》、《廣記》載，門生語畢，撰者補充女子嘲語之意，《勵》所載不及此，而言「更不敢同車行，常恐逢此女子」。考宋周文玘《開顏集》卷下「鍾會」條有類近記載，下引之與《勵》文比對：

《勵》：車後門生曰：「有女子笑公云：『中央殊高。』中央殊高者，
《開顏集》：門生曰：「夫中央高者，

《勵》：兩頭低，戲公兄弟。」更不敢同車行，
《開顏集》：兩頭低。此戲公二人為兩頭羝也。」後鍾會更不同車行，

《勵》：常恐逢此女子。
《開顏集》：畏逢此女子。

《開顏集》亦無門生轉述女子語一句。「戲公二人」與《勵》「戲公兄弟」義同，尾二句又與《勵》近同。《開顏集》載此條出處為《唐實錄》。《唐實錄》乃二十一部唐宋

年間官修之編年體史書，記錄唐高祖李淵至唐哀帝李柷二十一朝史事，摘取起居注、日曆、中央與地方文獻等材料成書。今《唐實錄》已佚二十部，獨存《順宗實錄》。是書為韓愈、沈傳師等人撰，成書於唐元和九年（814），凡七本，皆五卷，今本多附於《昌黎先生外集》，廣見流傳。《開顏集》所引《唐實錄》為哪一部，今未得知。考其所引《唐實錄》之文，顯然與《勵》、《御覽》、《廣記》重合，或即據當時所見《世說》引錄，若然如此，則韓愈之世所見《世說》，尚有與《勵》此則最後二句相合之文，茲可證《勵》溢出《御覽》、《廣記》二句，並非抄者所增，實存古本《世說》之貌。明郭子章編《六語》引《唐實錄》亦有「更不與同車行，畏逢此女子」二句，文辭幾同，蓋襲《開顏集》而來。

例二：35010 則

《世說》：時人目王右軍：「飄如遊雲，矯若驚龍。」

《勵》：時人目王右軍云：「飄如遊雲，矯若驚龍。」太宗目右軍書：

《世說》：

《勵》：「如龍跳天門，如虎臥鳳閣。」

案：《勵》此則僅較《世說》多一「云」字，其餘全同。至於溢出《世說》之後句，尤堪討論。屈直敏注云：「後兩句作『太宗』語，出處待考。」並無詳論。王三慶《敦

煌類書》研究篇中，曾專門考究此句，原文論證頗長，今略其大要如下：

首先，「龍跳淵門，虎臥鳳闕」二句，見於梁袁昂《古今書評》稱南朝宋蕭思話書法之語，又見於陶宗儀《說郛》引梁武帝稱羲之書法有之語，王氏認為《勵》文出處不外此二書。繼之，王氏考證唐世或以前稱「太宗」者，包括晉簡文帝司馬昱、梁元帝蕭繹、唐太宗李世民三人，其中唐太宗曾評論逸少書法。《晉書．王羲之傳》云：「觀其點曳之工，裁成之妙，煙霏露結，狀若斷而還連；鳳翥龍蟠，勢如斜而反直。翫之不覺為倦，覽之莫識其端，心慕手追，此人而已。」此為唐太宗「制曰」之辭。王氏據此指出：「從現存文獻中固然無法考見唐太宗曾有是語（案：《勵》所引「如龍跳天門，如虎臥鳳閣」句。）見稱右軍，以其文意近似，亦唯唐人著作不冠『唐』字作別，而以廟號稱之，斯亦著作體例。故太宗云云，乃指唐太宗無疑。」

案王氏之說，尚可斟酌。王氏論《勵》後出一句為唐太宗之語，易言之，其以為此句非《世說》原文，而為唐人所增。觀唐太宗之語，雖有龍鳳之謂，然對比《勵》文，如王氏所言只是「文意近似」，遣辭畢竟頗異。而且，《勵》所引《世說》條目，並無於前後增竄後世文獻之例，是則亦應不例外。尤堪注意者，「太宗目右軍書」之「目」字，實合《世說》品評人物用字慣例。謹慎起見，當以此則為《世說》之文為妥。

既以此則為《世說》文，則再論《勵》文與諸書之異。歷代書家，其書法獲評騭為「龍跳天門，虎臥鳳閣」或類近意者，計有二人。一為蕭思話。袁昂《古今書評》云：「蕭思話書走墨連綿，字勢屈強，若龍跳淵門，虎臥鳳闕。」此為袁氏評語。張彥遠《法書要錄》同此，文作「龍跳天門，虎卧鳳閣」。一為王羲之。韋續《墨藪》載：「梁武帝書評第五：『王羲之書如龍躍天門，虎臥鳳闕。』」此語出自梁武帝蕭衍。《宣和書譜》、《書苑菁華》、《書小史》皆同，文辭大同小異。《勵》引為太宗語，典籍無載。

《勵》所以異於諸書，有兩種可能。其一，《勵》引有誤，「太宗」當據諸書改作「武帝」。梁武帝（464-549）為劉義慶（403-444）以後人，《世說》所載絕不可能及此，此論固不成立。其二，《勵》引為是，太宗之語為佚文，故不見於他書，此說可能性較大。考魏晉南北朝之際，稱太宗者凡四人，即東晉簡文皇帝司馬昱（320-372）、南朝宋明皇帝劉彧（439-472）、梁簡文帝蕭綱（503-551）、北魏明元皇帝拓跋嗣（392-423），《世說》記事下逮東晉，「太宗」當指司馬昱。《世說》有以廟號稱司馬昱之例。〈政事〉篇載：「簡文為相，事動經年，然後得過。桓公甚患其遲，常加勸免。太宗曰：『一日萬機，那得速！』」余嘉錫注：「上稱「簡文」，下云『太宗』，一簡之內，稱謂互見，此《左氏》之舊法，《世說》亦往往有之。」據史籍記載，司馬昱「仁明有智度」、「留心典籍」，且亦曉知書法，《淳化

閣帖》收有《慶賜帖》六行，即其手筆。昱知文好墨，若曾評論王羲之書法，實不為奇。

簡而言之，《勵》此文當出自《世說》，既為《世說》文，則不應從群書改為時代較後之蕭衍語，所謂「太宗」，極有可能就是司馬昱。進而言之，論羲之二語，散見多書，此或為魏晉南北朝時評價書法境界高超者之熟語，其若是，則後來蕭衍、袁昂評王羲之、蕭思話之語，或本於司馬昱所論。

例三：37006 則

《世說》：桓宣武平蜀，以李勢妹為妾，甚有寵，常著齋後。

《勵》：桓宣武平蜀，以李勢女為妾，甚有寵，私置之後院。

《世說》：主始不知，既聞，與數十婢拔白刃襲之。正值李梳頭，

《勵》：齊公主初不知，既聞，領數十婢將棒襲之。正值李梳頭，

《世說》：髮委藉地，膚色玉曜，不為動容。

《勵》：立於床上，髮委籍地，姿貌絕麗，膚色玉曜，不為動容。

《世說》：徐曰：「國破家亡，
《勵》：徐下地結髮，斂手而言曰：「國破家亡，父母屠戮，偷存旦暮，

《世說》：無心至此。今日若能見殺，乃是本懷。」主慚而退。
《勵》：無心以生。今日若能見煞，實愜本懷。」

《世說》注：主於是擲刀，前抱之曰：「阿子我見汝亦憐，
《勵》：主乃擲刀杖，泣而前抱之曰：「我見汝尚憐愛，

《世說》注：何況老奴？」遂善之。
《勵》：心神淒愴，何況賤種老奴耶？」因厚禮相遇。

案：《勵》多出今本而較重要之文有數處：「立於床上」、「姿貌絕麗」、「父母屠戮，偷存旦暮」、「心神淒愴」數句，文義較詳，惜無他本可參，暫且存之，以俟後論。今本載桓溫妾為成漢末主李勢之妹，注引〈妒記〉作「李勢女」，故妾之身份，因正文、注文不同，歷來存有二說，是非未可遽定。《太平御覽》卷一百五十四引《世說》作「李勢女」，《勵》與之同，或古本《世說》正文作「女」。又，「徐下地結髮，斂手而言曰」二句，《太平御覽》引作「乃徐下地結髮斂手向主曰」，今考《蒙求集注》卷上、《記纂淵海》卷一百零六、《淵鑒類函》卷五十八等亦有類近記載，可知古本《世說》載及桓溫妾說話前之動作，《勵》實存其

舊。

例四：37009 則

《世說》：許允為吏部郎，多用其鄉里。魏明帝遣虎賁收之。

《勵》：許允為吏部郎，多任用鄉里。有人告明帝，明帝收之。

《世說》：其婦出誡允曰：「明主可以理奪，難以情求。[……]」

《勵》：其婦出閣，隔紗帳誡允曰：「明主可以理奪，難以情求。[……]」

案：今本《世說》但云許允多任鄉里，明帝即收之，稍感突兀。《勵》引有「有人告明帝」一句，交代明帝如何得知許允事，於義較長，宜據之補。《世說》「其婦出誡允曰」一句，《藝文類聚》卷四十八、《淵鑒類函》卷七十七引郭子語作「婦出閣戒允曰」，「戒」與「誡」通，並存「出閣」二字，可佐證《勵》引《世說》「閣」字實有所本。《勵》溢出今本「出閣，隔紗帳」五字，當是其來有自，疑古本如是，後人為求精煉，先刪「隔紗帳」三字，再刪「閣」字。

五、結語

上文考察《勵忠節鈔》引《世說》與今本《世說》，發現二者於用字、文字詳略、句中語序不盡相同，尤堪校訂《世說》者措意。今總結如下：

一，《勵》雖為殘卷，然保留了初唐《世說》之面貌，亦不乏輯佚材料，彌足珍貴。據上文所論，若 35007 一條確出《世說》，35010 後半則太宗評王羲之書法之語確出劉注，則或可為前人輯佚的工作稍作補充。

二，《勵》引《世說》，往往有溢出今本之文，為例不少，上文所舉為其顯要者。比對今本《世說》可知，此類文字有補足事意之效，且往往及於細節，似非後來撰者所加，不宜以類書增刪古籍原文之現象視之。另外，《勵》部分佚文雖不見於今本《世說》，卻見於其他唐宋類書。從此類佚文可證，《勵》見本《世說》實有所據，而非由撰者增文添意，可補今本之略。

三，宋人刪訂《世說》之說，前人已有論述。范子燁云：「我們詳細稽考諸類書之引文，可以確知宋人刪改《世說》原文之實。」上文雖未深入考究唐宋類書引見《世說》與今本《世說》之差異，然今據同為唐代類書之《勵》為例，亦可見唐宋本《世說》之異，最堪注意者莫過於 32001 條，該條見於宋代《御覽》、《廣記》二書，爾後失傳，尤可佐證宋人刪削《世說》之實。

四，對比唐世類書，《勵》所引部分條目文字較詳，刪削《世說》之事，或早已有之。觀 37009 一條，《勵》「出閣隔紗帳」五字，《類聚》、《類函》只存「閣」字，《類聚》時代較《勵》早，反不及《勵》文為詳，或文獻來源不同所致，又或此句於唐世已經刪訂，非必宋人為之。按理而言，文獻於歷代流傳中，經時人校易文句，實屬平常。隋煬帝江都焚書，後世嘆為一大書厄。入唐以後，諸位君主致力購募天下遺書，並命書手繕寫，藏於內庫，如《舊唐書．職官志二》便有「玄宗即位，大校羣書」的記載。官府整理國藏書籍，《世說》當在其列，故唐代諸本類書所引《世說》，文字詳略不同，並非無因。據《勵》溢出之文觀之，唐類書所引只增刪句中數字，除 35007 一則，並未見有全則刪除之例。礙於《世說》更無早於唐代之版本，故未能全面考究唐人校訂之情況，然就如今有限之材料來看，唐人刪訂《世說》，當遠不及宋人大刀闊斧。

參考文獻

1987.*錦繡萬花谷*,《*四庫全書*》本,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白居易.2008.*白氏六帖事類集*，東京: 汲古書院據靜嘉堂文庫所藏北宋版影印.

陳耀文.1987.*天中記*,《*四庫全書*》本,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陳振孫.2015.*直齋書錄解題,*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丁度等.2012.*集韻*,收錄於《*日本宮內廳書陵部藏宋元版漢籍選刊*》編委會編:《*日本宮內廳書陵部藏宋元版漢籍選刊*》第 27 冊，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據日本宮內廳書陵部藏南宋孝宗淳熙十四年（1187）金州軍州學刻本影印.

范子燁.2014.*魏晉風度的傳神寫照——《世說新語》研究* 西安: 世界圖書西安出版公司.

房玄齡等.1974.*晉書,* 北京: 中華書局.

干寶.1979.*搜神記*,北京: 中華書局.
古田敬一.1954.*《世說新語》佚文*, 廣島: 廣島大學文學部中國文學研究室.
郭子章.*六語*,《*北京圖書館古籍珍本叢刊*》影印明萬歷（曆）刻本, 北京: 書目文獻出版社.
韓愈.2013.*昌黎先生文集*,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李昉等.1961.*太平廣記*, 北京: 中華書局.
李瀚.1985.*蒙求集注*, 北京: 中華書局.
李建華.2013.*紹興刻本篡改劉孝標《世說新語注》考——以唐寫本《世說新書》殘卷為中心*,《*文獻學*》(8):61-66.
李自修.2004.*世說新語今注今譯*, 石家莊: 河北人民出版社.
李延壽.1975.*南史*, 北京: 中華書局.
劉昫等.1975.*舊唐書*, 北京: 中華書局.
劉義慶.1982.*世說新語*,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據清光緒十七年（1891）思賢講舍刊本影印.
劉兆祐.1984.*《宋史．藝文志》史部佚籍考*, 國立編譯館中華叢書編審委員會.

黃東陽.2011.*《世說新語》佚文考*,《*書目季刊*》第四十四卷第四期: 47-80.
歐陽修等.1975.*新唐書*, 北京: 中華書局.
歐陽詢等.1965.*藝文類聚*, 北京: 中華書局.
潘自牧.1988.*記纂淵海*,《*北京圖書館古籍珍本叢刊*》影印宋刻本, 北京: 書目文獻出版社.
曲建文、陳樺.1996.*世說新語譯注*, 北京: 北京燕山出版社.

脫脫等.1977.*宋史*, 北京: 中華書局.
王利器.1999.*當代學者自選文庫王利器卷*, 合肥: 安徽教育出版社.
王能憲.1992.*世說新語研究*, 南京： 江蘇古籍出版社.
王三慶.1993.*敦煌類書*, 臺北：麗文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王堯臣等.1985.*崇文總目（附補遺）*,北京: 中華書局.
魏徵等.*隋書*, 北京: 中華書局.
武則天.1985.*臣軌*, 北京: 中華書局.
徐震堮.2002.*世說新語校箋*, 北京: 中華書局.
楊勇.2006.*世說新語校箋*, 北京: 中華書局.
葉廷珪.1987.*海錄碎事*,《*四庫全書*》本,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張萬起、劉尚慈.1998.*世說新語譯注*, 北京: 中華書局.
張英、王士禛等.*淵鑒類函*,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趙蕤.1985.*長短經*, 北京: 中華書局.
周文玘.1995.*開顏集*, 《*續修四庫全書*》影印寧波市天一閣博物館藏明刻本,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朱熹.1919.*朱文公校韓昌黎先生文集*,《*四部叢刊*》影印元刊本，上海: 商務印書館.
祝穆、富大用.1991.*新編古今事文類聚*, 北京: 書目文獻出版社.